

唐

蟋蟀

山有樞

楊之水

椒聊

綢繆

杜杜

羔裘

鵝羽

魚衣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芩

秦

車鄰

駟驥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魚衣

渭陽

權輿

詩類

卷之七

唐叔至絳州
大原府即今太原
府曲沃及絳今平陽
府屬縣並隸山西

集傳

詩疑卷之七

唐一之十



岡井為著



集傳唐國名至居絳

本鄭氏譜其地至質朴

為按未詳所本班固志有小人儉陋之文

夏深思遠有竟之遺風焉

為按夏深思遠蟋蟀序文左傳季札云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蟋蟀

似蝗至角翅

陸或謂之促織陸微云幽州人謂之

九月在堂

聿遂

毛莫晚孔云歲遂將暮耳除去也

毛大康過於樂也

毛同為樂釋

過於三字職主也

毛釋

瞿：却顧之貌

毛云瞿：然

其民間

刪說不已過於樂乎

極按此八字當改作亦不可過

職之

刪三字者使其

三字刪說蓋其至如此

為按

蟋蟀

毛云蟋蟀九月在堂。鄭按卒章云：役車其休，莊二十九年左傳云：允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大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杜注：龍見，今九月，水昏正，今十月。然則九月土功方起之時也。何楷云：周禮春官巾車職云：庶人乘役車。注云：有方箱載任器，供役者。蟋蟀在堂，是九月，則土功方作之時，何得謂役車休。此說是也。因思蟋蟀在堂，不必九月之候，為十月十一月之間亦可。何則？毛為九月者，特據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之次第言之而已。然蟋蟀之性，從寒暖之宜，大抵八九月後入堂室，以辟寒，不必必九月而已也。如此則歲聿其莫，不復費注解。

何楷云：已過大極也。鄭按：與毋通，禁止之辭。已大當從何氏為過極言，毋過極其樂也。朱子云：不已過於樂乎？為反言解，恐非是。

鄭按：此章居字與下章外字對，蓋居謂家事，外謂外事。凡與外人應接者皆是也。朱子注居字云：職之所居。注外字云：所治之餘，皆非是也。

鄭云：荒廢亂也。何楷云：荒者，廣遠之義，好樂過甚，其情蕩然，無復簡制也。

何楷云：朱子謂序與詩意正相反，其見確矣。但以為民間歲稅燕飲之作，則似未然。緯思居思外及良士瞿、等語，自是士大夫

夫聲口。

又云。蟀。說文作蟀。聿其。豐氏本作已。杜預左傳注作以。瞿。豐本作眊。

集傳外餘也。至備之也。刑說已。蹶。動而敏於事也。毛說也。蹶動也。蹶

訓云。蹶也。

何楷云。逝。往也。邁。遠行也。

集傳庶人乘役車。鄭周禮巾車職文。愒。過也。毛休。至所以安也。刑說見後

何楷云。休。說文云。息止也。从人依木。葛按輔廣云。庶人之役車

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

葛按休。毛云。樂道之心。爾雅以為儵也。何楷云。樂而不淫。不

顧乎外。皆儵意也。

山有樞

集傳樞莖也

木毛釋

今刺榆也

郭

白粉也

陸機刪

婁亦曳也

毛

馳走

孔云走馬

驅策也

孔云策馬

宛坐見貌

鄭兼葭蒲

愉樂也

毛釋

盖亦至憂故

十二字刪

嚴粲云榆者總言諸榆也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陸機云白粉

也誤矣爾雅謂榆白為粉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為粉白

者

又云漢文帝贊衣不曳地曳有優游娛適之意

何楷云朱子以宛其死矣之言謂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

說大誤其論亦正惟謂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則無

高按宛說文屈
車自覆也卷亦
云西復也然李
魏李密陳情表
曰薄西山氣且
死則毛傳宛
死貌其說自
可易朱子據
葭蒲鄭箋為生
見貌非是矣

據甚矣

何楷云樞尔雅作
樞石經作甚
豐稔作駘
作死他豐文主作
它後同前
大遷佳俱作始

季本云此刺儉而不中禮之詩言天子衣服車馬宮室器具飲食凡禮所當為者乃皆閉而不用徒自憂苦一生何哉魯按此說近是呂祖謙云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嬖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亦得之

集傳栲山樗也毛釋似樗色小白郭葉差狹陸扭憶也毛釋葉

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呈可為弓幹者也陸考擊也毛保居有

也郭居而有之孔

何楷云草木疏云許慎讀栲為稷今人音考失其聲也今按說

文本音考或陸機所見本異耳魯按說文本作柎山樗也从木
尻聲苦浩切

又云廷庭通宮中也抑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孔云洒謂水

濕地而掃之故轉為灑是散水之名掃拚除也字从土从帚

會意鐘鼓廷內所設鐘鼓之鼓从支弗鼓之鼓从支考通作攻

說文云皷也皷者擊也

又云澗氏讀詩記豐本俱作灑弗鼓之鼓陸德明云或作擊

集傳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毛曲禮云無說永長也

何楷云二且字有勿問其他意

又云漆豐不作黍粟豐亦作稟何石徑作胡

又云漆豐不作黍粟豐亦作稟何石徑作胡

揚之水

集傳鑿：崦巖貌。為按未詳所本裸領也。至繡黼領也。毛云繡領也而丹

朱純也。鄭云丹朱為純也子指桓叔也。從桓叔云沃曲沃也。毛晉昭侯至

作此詩。序云刺晉昭公也。昭公方回以封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為按朱子從序說但不取首一句

為按毛云鑿：鮮明貌。是為精鑿。鑿故鄭云洗去垢濁白石

鑿。然何楷則謂鑿罟之能穿木者。廣韻以為鑿也。石廉利似

之揚之水。白石鑿。水緩而石壯也。是與朱子說同。未知何是

毛云。裸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何楷云。素絲也。衣中衣也。中

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後世謂之中單。巖云。在服先以明衣

親身。次加中衣。其制如燕衣。但袖小長耳。此以素為衣。是以絲

揚之水

為之。按玉藻云：以帛裹，非禮也。注：謂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絳衣也。中衣用素皮，并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其朝燕，中衣皆以布為之。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惟助祭于君，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裸也。朱者，赤色。柴，僧為化。者，緣也。裸者，備刺黼文為褱。者，領也。此諸侯中衣之制也。按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今國人具此服，將以進之。桓叔見欲奉為諸侯耳。即一旦黃袍加身之意。

嚴云：子指叛者，如潘父之徒也。于往也。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魯按此以子為叛者，與朱子異。未知何是。

何楷云：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與草蟲章同意。乃未見之時，而想既見之樂如此。魯按此與朱子異。未知何是。

何楷云：按叔虞始封于唐，至子燮改為晉侯，再傳成侯，南徙居曲沃。又三傳僖侯，再傳穆侯，始徙居于絳。穆侯卒，弟殤叔立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即書文侯之命。平王稱父義和者，仇之字也。卒，子昭侯立。元年，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為曲沃伯。而徙于翼。在平陽絳邑縣東。晉始分而為二。時魯惠公之二十四年也。及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取還歸曲沃。晉人殺潘父。立昭侯之子孝侯。後八年，成師卒。子緝立。是為莊伯。惠四十五年，莊伯伐翼。弑

孝侯晉人攻莊伯。莊伯入曲沃，翼人立孝侯之弟鄂侯。魯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邠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已而曲沃叛王，命緡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于翼。哀侯立二年，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遮之田，陘遮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隈，驂絰而止，夜獲之。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武公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曲沃滅翼。冬，王命緡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及魯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遂并晉國。是年，王使緡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即武公也。已即位三十七矣。以上晉封曲沃及曲沃并晉本末，如

此事見春秋傳竹書紀年史記及鄭氏譜左傳注

何楷云：揚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俱作錫，後同。

集傳：鵠，曲沃邑也。毛

繡，毛傳云：黼也。孔云：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

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得別為黼。稱繡，黼不得同處。如傳意，繡得為黼者，績是畫，繡是刺。傳言繡黼者，謂于繡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孫炎注爾雅：取毛繡黼為義，不破繡字。

何楷云：按鵠地所在，今未詳。

又云：何石經作胡。

集傳 糶：水清石見之貌也。清李氏

糶說文云水生厓石間糶也徐鍇云水流石間不駛也

何楷云命桓叔之命言已命其後以舉事也

李氏所引公子陽生生按史記齊世家云齊惠公病命國惠子

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景公卒荼立是為晏孺子

公子陽生奔魯晏孺子元年田乞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

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

高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

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

魯召公子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

夫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

椒聊

集傳椒樹似茱萸有針刺

陸聊語助也

陸璣為按從何楷說當刪

朋比也

何楷云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皆作茱徐鍇云按說文魚

椒字此茱為椒字也

又云聊舊以為語助辭似非文理按爾雅云杞音似繫梅音係杞者聊又

云杜赤棠白者棠以兩處文法例之赤棠名杜其白者名棠則

則繫梅名杞其杞者名聊也杞說文云高木也聊即杞之高者

郭璞云杞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

又云蕃茂衍饒盈滿也詩取二樹之實以此從桓叔于曲沃者其黨繁

又云漢志云升者登合之量也龠十為合十為升古升上徑

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
碩說文云頭大也

何楷云椒豐氏本作茶後同

集傳兩手曰菊毛廣篤厚也
毛何楷云通作竺說文云菊也

毛傳及廣雅皆以兩手為菊字从勺从米
注云手掬米會意陸佃云古者菊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菊
鳥按據之則李氏所引兩菊為升者非

何楷云菊秋文作掬其韓詩作已

何楷云菊秋文作掬其韓詩作已

網繆

集傳興也毛網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鄭鳥按在天至東方

毛鳥按建辰之月也鳥按當刑良人夫稱也孟子其良人出鳥

何楷云網說文云繆也繆說文云某之十繫也今按網右施周

者密也網繆連文當漫以十繫之某周而凍返孔穎達云網

繆星東薪之狀鑑湖詩說云男女之合亦有網繆之義焉

又云三星之解有二毛以為參為白虎宿見于十月而中于

正月鄭箋及朱傳皆以為心為明堂火星見于三月而中于

六月今未知此詩果何所指也鳥按小星詩云三五在東又參

維參與昴三似指參五似指昴且霜降至冰泮為嫁娶之時

方綱繆以東之折也鳥按七字刪此詩亦與而兼比首句以比男女之合非真有東之折也若朱子所言則賦而巳何得為與

網繆

○高按良人夫稱
孟子之言可證
然漢書外戚傳
亦為婦人稱要
之詩語便讀
與平文有別此
良人祭者雖異
稱所指則一而
否則無一詩而
人作之理思皆
至子婦之辭也

見家語及荀子書則毛說為確鄭氏泥仲春為婚姻時之說故改

毛說且序所謂婚姻不得其時者男三十女二十之時也鄭氏

謂不及仲春三月者謬也朱子亦泥此說故舍毛取鄭誤矣

鑑湖詩說何夕何字有喜慰驚疑恍然如夢之態又云怨曠有

羊無端邂逅翻以人間樂事驚為天上奇緣

何楷云新豐氏本作新

高按便讀耳

集傳隅東南隅也毛昏見至久矣刪此為至詞也刪說已見前

何楷云芻說文云刈艸也其字象束艸之形

邂逅二字說文合解之云不期而遇也

何楷云邂逅釋文豐本俱作解逅釋文豐本俱作覲下同

集傳戶必南出至夜分矣高按亦便讀耳祭美也國語云祭美物此為至詞也

刪說或曰至妾也毛刪說見後

毛云三女為祭大夫一妻二妾何楷云豈其國亂婚姻失時而

仍能備妾媵耶

楚說文云叢木一名荆也

有杖之杜

集傳杖特也

子毛云特貌一作特生貌朱

杜赤棠也毛滑盛貌

刑後說

踽：魚所親之貌

毛云魚所

比輔毛說仗助也毛

杖說文云樹貌為按樹蓋言樹立故毛解為特貌朱子作特也

恐非是

王安石云滑：潤澤也詩詁云猶沃也為按滑字从水忌二

說也是朱子以為盛貌未知何據

何楷云踽說文云疏行貌徐鑑云疏謂稀疏也孟子云行何為

踽：涼乃獨行而無所親暱之意

比說文云密也爾雅云比輔毛從之

飲說文云便利也。鳥按便利乃有助義。故毛以為助乎。孔云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飲為助也。思非是。

何楷云：皇本他作宅。

集傳：菁，亦盛貌。盛，毛云葉。累，無所依貌。所依，毛云無也。

眾說文云：目驚視也。曹氏云：獨行多懼，故累。鳥按此說與毛

不合。按眾：陸德明本作莞。蓋以音相通也。故毛以為無所

依也。

何楷云：菁，釋文豐本俱作菁。眾，文選注作莞。陸德明

本作莞。姓豐本作生。

羔裘

集傳：祛，袂也。毛

何楷云：居，通作倨。前漢書鄧都傳云：丞相條侯至貴，居亦以居

為倨也。倨之為言傲也。曰居者，毛傳云：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蓋一往傲狠而無顧惜。鳥按自毛云用也。自我人居，鄭云其

役使我困民人，其意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爾雅

居：究，惡也。毛鄭蓋據爾雅。何楷則為倨，未知何是。

祛，孔云：袂口也。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

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及屈之及時，是通祛皆為袂也。玉藻云：錦

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君子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云：君子謂

義豈本作求
後同他書不
作也

大夫士飾謂袖也

序云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集傳裘猶祛也毛

何楷云裘說文云衣袂也又云究說文云窮也曰究二者窮極其惡不留餘地也好懽好也

衰釋文作衰豈本作衰

鵠羽

集傳比也鳥按毛云與也肅：羽聲毛云鵠鵠鳥名似鴈陸璣

雁似集止也毛苞叢生也據孫相柞柞也至是也陸璣不攻繳

也毛蕪樹鄭怙恃也毛民從征役至此詩鳥按申培說同鵠之

性不樹止毛

鳥按肅：為聲未詳所據蓋鳥羽比次嚴肅不此故言肅末章

章云肅：鵠行是謂行列嚴肅可見羽聲非是也又嚴鵠亦雁

屬其飛必有行列肅：鵠羽謂其群飛衆翼相次肅：然也

羅願云鵠亦水鳥上林賦曰鳴鵠鵠鵠駕鵠屬玉交精旋目煩

鵠羽

孫奕一作李也
可考

劉基秋與詩
標檄有枝葉集
鳴梧桐無葉起
可考

鷺庸集歲疾鴉盧群浮乎其上是也

苞爾雅云稷也徐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稷

桐爾雅云杼也郭璞云柞樹也陸機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

為杼或謂之為桐

鷺按詩起興皆就所見而言今鴉性不木棲而詩人故設為此

言有不近情者思鴉雖水鳥有時亦能木棲詩人就所見而起

與已本無深意不必深拘鄙意如是未敢自信書以待再考

何楷云怙豐氏本作忘蒼韓詩外傳作倉

集傳極已也鄭

何楷云翼說文云翅也極止也曷其有極言何時止此征役也

集傳

何楷云行列也陸佃云說文曰卒相次也从匕从十蓋鴉性群

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故从匕詩曰鴉行以此故也閩語曰鴉

無舌免魚脾

嘗徐鑑云口試其味也

何楷云序謂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

母而作是詩今按篇中有莩稷黍等語似與君子不類作小引

云鴉羽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社民從征役而不得養

父母故作此詩出朱傳申自注云晉自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

克晉立昭侯子孝侯為桓叔子曲沃莊伯所弑晉立孝侯弟鄂

侯莊伯伐之桓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也而曲沃叛王
王命緡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後為莊伯子曲沃武公
虜而殺之晉立哀侯子小子侯武公又誘殺之于是王又命緡
仲立哀侯之弟緡此序所謂大亂五世而是詩所稱王事靡盬
者也然則是詩之作其在桓王十四年王命立緡之時乎故毛
詩次序鵠羽下篇以無衣接焉

無衣

集傳侯伯至為節

本毛刪後見後

子天子也

本

非無是七章之衣也

刪後說見後

鳥按曰世辭

也是命諸侯必賜衣之証也

鳥按衣七衣六是自言衣數非章數明矣但言其所有已多而
不之用也

何楷云吉與凶反謂此衣既受之於天子則可以無問罪篡弒
之凶耳

又云沃自桓叔乘潘父之難入晉為晉人敗歸莊伯弒孝侯又

為晉人所攻。又乘鄂侯之卒伐晉。人立哀侯以拒之。屢得屢失。亦知不受王命之不安矣。嚴祭云。五代劉仁恭。褶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豈無衣。言一也。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殊也。彼其請命于天子。豈真知有王哉。特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終不法定。晉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鍾惺云。末世天子。反為亂人之資。此曹操所以終身不廢漢獻也。

集傳天子之鄉六命

刪

變七至亦幸矣

本鄭刪

燠煖也

毛言其

至久也刪

為按曰。七曰六。亦唯變文叶韻。如良馬五之六之。例不必有其義。朱子從毛鄭說。為六命。服者非且。前章曰。倨慢無禮。此章曰。謙也。幸也。何其言之遽變邪。燠。說文云。熱在中也。陸德明本作奧。

比也
刪云與也
刪下同

有杖之杜

集傳左東也

鄭云道左也刪

噬發絡詞

為按噬韓詩作通蓋音通相通

曷何也

鄭此

人好賢

序中有求賢如已寡弱

序中有寡特字

但無自而得飲之耳

按

當改作何從而得飲食之乎

夫以好賢之心至足患哉

刪

何楷云肯反言不肯也適說文云之也我者我所也曷說文云何也猶言何從而也

何楷云有杖之杜晉文公好賢國人美之自注云出申培說子

貢傳同又云有杖之杜謙言寡弱不足恃賴也按文公以內難

得國其同父兄弟如申奚齊卓子夷吾相繼淪喪其為寡特孤

露可知為按何氏據申培說子貢傳以為晉文公之事恐可從

有杖之杜

但國人美之則非是。此詩恐非詩人美好賢之人，蓋好賢之人自作也。

集傳周曲也。毛

孔云：道周遠之故為曲也。

周韓詩豐本俱作右遊，豐氏本作覲，噬豐本作逝。

葛生

集傳興也。毛刪也。何楷云：賦似枯樓葉盛而細，陸予美婦人指其夫。

鄭云：我所美之也。無於此，謂其君子也。久從征役而不歸。見後說。各有所依託。見後說。

何楷云：蒙通作冢。說文云：覆也。歛說文云：白蒼也。首二句云：

葛言生，則歛亦生。歛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歛亦蒙。

何楷云：此死者之婦悼亡之詩。以次章歛蔓于域，推之域為塋。

域乃此婦之夫所葬之地。在野中，故先云于野。馮按：朱子以

各有所依託為解。此章猶可通。如後章于域，豈有所依託之謂

哉。

亡鄭云：無也。何楷云：曰此者，主閨中而言。馮按：所美亡此，雖與

葛生

他人共處猶是獨處也况無可與共者乎故曰誰與獨處
序云晉獻公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何楷云獻公名侂諸武公
子孔穎達云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
晉伐驪戎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
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八月晉侯圍上
陽冬滅豳又執虞公八年冬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于傳者已
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又按外傳載獻公田見翟袒之氛歸寢不
寐遂伐翟袒曹氏云二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宜其喪亡者多
也

集傳興也刑域塋域也毛息止也毛

集傳祭爛華美鮮明之貌

孔云祭然而鮮明爛然色美

何楷云角枕以角為飾祭通作燦說文云燦爛明滯貌蘇轍云
物存而夫亡是以感物而思之也按世說云袁羊嘗詣劉恢
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祭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
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劉孝標亦引小序
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為悼亡之詩舊矣

集傳居墳墓也

鄭夏日冬夜至而見矣

刑說見後鄭氏曰至情之盡

刑蘇氏曰至厚也刑

何楷云百歲之後曰歸于九泉之居夫無他志

蘇按夏之日冬之夜毛傳但云言長也此說得之特言之者以

起百歲句。蓋言自是以往百歲唯待一死已。朱注雖據鄭箋然實鑿不可從。

居豐本作丘。

集傳室墳也。鄭云猶塚墳。

以室為墳者何楷云。滕公墓銘云。佳城壽二千。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是也。

采苓

集傳比也。刪。與也。當從之。下同。首陽首山之南也。刪。說此刺聽說之詩。

劉按。刺字本序說非也。當從何楷作諫聽說。言子欲采苓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

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子欲采字。然十一字。及或曰。毛是字。當刪。說見後。

毛云。首陽山名也。劉瑾云。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

傳亦曰。趙宣子田乎首山。然此待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

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

山則曰首山。自山南而東。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鄭云。苟且也。

何楷小引云。采苓。晉人諫獻公信諛之詩。自注云。出申培說序

云。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說。子貢傳同。朱子云。獻公好聽說。

觀驪姬諂殺太子及逐群公子之事可覓矣。故敬云朱子改為刺聽諛之詩。謂未見其果作于獻公時非也。事之可據孰有如晉獻公聽諛者乎。如是猶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異按首二句無意義。惟取顛與信叶韻。必生意義者非也。顛豐氏本作顛為定本作偽。

集傳苦、菜也。毛生山田至而美。陸與許也。

集傳從聽也。說文相聽也。

秦一之十一

集傳其地至嬴氏。本鄭譜伯益本作伯翳孔云聲轉。其後至之族。孔駘本作雒戎本西戎。

宣王至大夫鄭誅西戎。孔不克見殺。史記秦本紀。及幽至於雍。鄭本。

車隣

集傳鄰、衆車行聲。毛白顛額有白毛。孔今謂之的顛。毛云白顛的顛。

也。寺人內小臣也。毛是時至之也。舊按寺刑。

何楷云鄰通作隣。說文云車聲也。漢書作隣。

孔云釋畜云馬的顛。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

之戴星馬也。

孔云寺人在內細小臣即今內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貂。

車隣

秦即至是也。
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
今西北府與平縣即
今西平府與平縣
並隸陝西

釋畜馬的顛白顛

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何楷云宋有寺人柳何楷小引云車鄰秦臣美襄公也平王初命襄公為秦伯其臣榮而樂之自注子貢傳云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隣按史記襄公七年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周以西之地玩此詩乃秦臣所作序以為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按史記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劉公瑾云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

王命襄公為侯之後其說與子貢傳合矣若申培說則云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今按篇中所云今者不樂逝者其老矣逝者其亡似非過客之語為按下一章云並坐鼓瑟鑑湖詩說云並坐者暴富之家其僕多狎初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竊以為此詩必下篇所謂公之媚子者所作蓋昵幸臣如衛靈公於彌子瑕漢哀帝於董賢也不然則雖初立之國豈有君臣並坐鼓瑟者哉

鄰漢書作隣親文作隣寺親文作侍令韓詩作伶

集傳八十曰耄

毛云耄老也八十曰耄

毛云陂者曰阪下溼曰隰爾雅同但下溼作下者

高郵陂涉禾切與隰同隰陀不平也

何楷云。耄爾雅云老也。或言七十。或言八十。無正文。以增韻云。耄至也。年之至也。爾按為七十者。王弼及服虔說為八十者。毛說。爾按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是既見君。誇其寵遇也。其見也。寺人傳令。尊嚴之甚。至此尤見其得意。今者不樂。逝者其耄。是恐失時也。有歡樂極兮哀情多之慨。逝者字與今者。字同。鑑湖詩說。逝者猶言自今以往。

何楷云。李斯上秦皇書曰。夫擊壺叩缶。彈箏搏解。而歌呼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今鼓瑟鼓簧。非其舊聲。蓋亦變西戎之陋。而習華夏之風矣。

集傳

毛云。簧笙也。又云。亡喪棄也。

駟驥

集傳阜肥大也

大毛也

何楷云鐵馬名毛傳以為驥非也陸佃云說文曰馬深黑色驥

赤黑色鐵

又云媚說文云悅也媚子謂公所愛悅之人也

又云狩字从犬田也以末章載獫狝觀之知其為犬田也

序云駟鐵羨衰公也始命有田狩事園囿之樂焉

駟漢書說文作四驥漢書作載阜豐氏本作駟狩豐氏本作宇

集傳時是辰時也

辰牡者至之類

冬獻以下毛傳文但之類本作羣獸孔云天官

獸人奉之至射也

鄭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孔云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又詩公射之

碩肥

孔云秋訓云不辰不時也

以射至故
左其車本言
射我之左

左傳成公十七年
晉厲公田與婦人
先殺而飲酒後
使大夫殺卻至
三年秋杜注進于
公羊田獵有奉
獸之事也

大也。知五御。出周禮保氏注拔矢括也。鄭云括也

何楷云奉謂以兩手翼之驅獸而聚之一處以待君射也。鳥按以奉為翼終屬未穩或恐言以辰牡進公也下文因言其獲之時之事蓋公射之已取而進之者臣也故曰奉不知是否待再考又云舍放也。拔毛傳云矢末也。鄭云括也。孔云以鏃為首故拔為末。拔當作核亦猶括當作枯。列子曰後鏃中前枯是也。亦作筈。會也。謂與絃相會乃受絃處。又名比。考工記曰夾其羽而設其比。是也。孔云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獵所得曰獲。公舍放矢末則應弦而獲其獸言善射也。孔云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何士信云公曰

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桓公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臆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臆而言。鳥按臆說文牛脅後髀前合革肉。則豐氏本作其。

集傳閑調習也。毛云習也釋詁同輜輕也。毛釋鸞鈴也。郭鑣馬街也。說

驅逆之車至兩旁。鄭云輕車驅逆之車也乘車至軾也。孔云夏

及玉藻注解注皆鸞在衛。獫狫驕至曰歇驕。毛騎擁田犬。顧

麟云擁抱也言騎馬之人抱田犬也。釋畜長喙獫狫獨獨

何楷云顏師古云養鳥獸曰苑。有垣曰園。輜車輕車也。崑言。陶亦訓輕車。見說文鑣馬勒傍鐵也。儉或作儼。周謂北夷曰儼。

即此獫也。歇驕當依爾雅說。文作獨獫。張衡西京賦曰：屬車之
蓬載獫獨獫是也。

又云：周禮大司馬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注：驅
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

何楷小引云：駟鐵秦人從狩而作。自注云：出申培說。按史記秦
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泝渭
之會。乃卜居之。此詩當即是文公東獵之事。文公三年即平王
之九年。為按未知是否。

小戎

集傳小戎兵車也。毛：伐淺也。毛釋言收軫也。毛：謂車至收也。孔本

五：束也。毛：蔡歷錄然文章之貌。毛云：蔡歷錄也。孔梁輈至然

也。孔本游環，鞞環也。毛：刪說以皮為環。為按：未當兩服馬之背上

至不得外出。毛云：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鄭云：游環在背上。無

服馬背上。駉之外。禦。貴。貴。駉之外。禦。以禁其出。劉熙釋名云：游環在

之。至使不得內入也。孔云：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

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毛：軌在軾前。至故謂之陰也。鄭云：陰揜

陰揜。上。孔云：陰揜。揜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

蓋本此。其實輿下三面材。朝以皮二條。至係陰版之上也。毛云

小戎

鞞。孔本又作新居。鞞反。為按作新居。

以引也。孔云：朝者以皮為之，繫於陰板。漆續，至以為飾也。漆白

字。亦謂斬。見後。左傳曰：至是也。哀公文茵至禘也。上云：茵者車

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暢長也。長，毛云：暢，轂也。轂者，至受軸者也。說

也。用虎皮有文，米是也。輶，輶也。輶者，至受軸者也。說

輶，輶所繫也。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周大車，至暢轂。孔云：暢，訓

長，輶言長於騏。文也。毛云：騏，按騏是馬名。思馬左足白曰鬃。毛

大車，輶也。騏，文也。不可為，但謂之騏。文，刪。馬左足白曰鬃。毛

畜，後右足白者，謂後左足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毛云

云：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毛云

隴，西多林木，民以板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鄭云：心之委

亂也。為，按朱子依鄭西戎，至讐也。為，按以居，幽王為西戎所殺，故曰

而變其意，思是也。西戎，至讐也。以祖，秦仲為西戎所殺，故曰

不共戴天。襄公，至私情。序云：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封西戎。西

之讐也。襄公，至私情。序云：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封西戎。西

婦人能閱其君子為為按朱子依序說而少易其義蓋以至怨矣無此意刪

鄭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正義云：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元戎也。先啓行之車，謂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董氏云：

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為按

何楷取董說，恐是也。

何楷云：儀爾雅說文皆云：淺也。舊說以為平地任載之大車，前

軫至後軾，其深八尺。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軾至後軾，惟深四尺

四寸，是兵車比大車之軾為淺。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于車

內，故以深淺言之。按此解亦通。然于第三章儀駟二字，終覺難

解。管子有曰：甲不堅密，與佻者同實。將徒人與佻者同實。房玄

暉管子有曰：甲不堅密，與佻者同實。將徒人與佻者同實。房玄

齡注以倭為單也。單空也。言甲不堅與單身無甲者同。徒卒無
器械亦與單身同也。此可識倭之義。倭之為單以音近耳。戎車
不載他物。故曰倭。收為按。此說亦未穩。但可見倭亦有單義。姑
錄備考。

毛云五束也。蔡歷錄也。梁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有歷
錄。歷按觀毛言歷錄蓋有其物似非特文章之貌也。孔亦云蓋
文章之貌也。蓋字可見其非定說也。按蔡說文云歷錄束交也。
疑束上交結之處有飾而名歷錄也。歷爾雅穀也。錄說文金色
也。是所以為飾與。

梁輶毛云輶上句衡也。按小爾雅云輶謂之輶。又方言云楚衡

之間謂輶為輶。車之進退以輶為主。車前兩服馬一在輶左一
在輶右。輶直一木。據禮記車制圖云長一丈四尺四寸。考工記
云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其制從後軫至前軫稍曲而上。以
便兩服馬之進退。不使其體膚至施衡之處。則駕于衡之上。
而向下鈎之。衡輶端橫木當服馬項上。有缺處以扼馬頸。亦謂
之扼。考工記謂之鬲。長六尺六寸。橫居于輶下。而輶形穹隆上
曲如屋之梁。故謂之梁輶也。愚因此得服馬服字之義。服从舟
及聲。蓋以兩服馬居輶兩旁得名。而說文但以爲車右駢之稱。
非也。五分其輶之穹。每分各束以皮。蓋為忌曲處多是斷成不
隨木理。易致折耳。按考工記云良輶環漚。即漆也。輶有膠筋

馬按新者之新
忌游字、陸
德明以毛傳鞞環
鞞字為居觀
反字作鞞然
則鞞字亦可讀
作鞞但何楷辨
之明甚可據

之被故鞞之良者四轅皆漆之也

何楷云游環毛傳朱子皆以為鞞環非是陸德明引沈云舊本
皆作鞞者言無常處以鞞馬外轡貫之以止鞞之出左傳所
云如鞞之有鞞無取于鞞也據此則鞞鞞二字原有辨鞞能見
下鞞乃游環之名所謂游環者以皮為環即皮圈也引兩鞞馬
之外轡并兩服馬之內外兩轡俱貫于圈內而執之所以制鞞
馬使不得外出故謂之鞞徐鍇以為鞞制其行是也其說此環
為游者取游移之義以其在兩服兩鞞背上或前或却變動不
居而陸德明但據鞞馬而言劉熙但據服馬而言俱非通義
又云脅驅鄭玄云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鞞之入孔云以一條皮

上繫于衡後繫于軫鞞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按此則左右兩邊
皆有以此物正當服馬之脅而隔斷兩鞞于其外如驅之使之
不得相近者然故名之曰脅驅也

陰毛云擗軌也劉熙云陰蔭也橫側車前以蔭筭也何楷云橫在
車前織竹作之筭在軌之上陰又在筭之上其制為板木橫側
車前繫鞞于此

塗毛云白金也劉熙云塗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鞞環也孔云爾
雅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然則白金不名塗謂鏐此白金
以沃灌非訓塗為白金也何楷云意即今所謂流金是也綴環
于陰板而繫鞞于環以聯屬陰鞞

騏說文云馬青驪文如博棊也。鳥按爾雅釋獸驕如馬一角不
角者騏恐是別一獸非馬屬當從說文毛但云騏文也恐非
是。

何楷云班固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故秦
詩云在其板屋。鄭道元云上邽故邽戎國秦武公十年伐邽縣
之漢改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按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
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尾輒為冰雪凍裂以南嶽觀之則
知板屋非獨西陲為然。

梁藻書注作良游陸德明本作斬引沈云舊本皆作斬齊豐氏
本作脇驅陸本作駮豐本作馭茵釋名作鞞豐本作因暢豐本

作鬯

集傳赤馬黑鬣曰駮

鄭云赤身黑鬣曰駮說文云赤馬黑毛尾

中兩服馬也

鄭云中服也

黃馬黑喙曰駮

毛說文

驪黑色也

說文深黑色

盾干也

周禮司兵注畫

龍至載之毛必載至毀也

鳥按未知何所據

釐環之有舌也

說文云環之有舌者

輓駮內轡也

毛說文駮馬內轡繫軾前者

置釐至為飾也

鄭云輓駮繫於軾前

白金為釐也

邑西鄙之邑

毛云在敵邑也

何楷云胡通作何聲之近也

阜豐氏本作駮說文作洪

集傳倭駮至習也

毛云四介之馬也鄭云倭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鳥按恐未是孔

甚群和也

鄭云孔羣言和調也

孔羣三隅矛也

毛孔云又有三首也

塗鏞至者也

易按伐為淺薄金甲
思未幾何指以為伐軍
也韓詩云如馬不著
甲日伐如按我馬也

毛云錙錙也說文云錙下銅蒙雜也毛云蒙龐也討雜也鄭
錙曲禮注銳底曰錙平底曰鑿蒙雜也毛云蒙龐也討雜也鄭
干也故以伐為中干盾之別名盾之別名也苑文貌毛畫雜
羽之文於盾上也鄭云畫雜羽虎報至弓室也毛云虎皮鏤
膺至帶也毛云膺馬帶也鄭云有刻金之飾也米芑注交報至
報中毛謂顛至置之孔閉弓檠也儀禮作鞞工毛閉紐注云細
弓鞞也既夕記說明器之鞞也絀繩毛縻約毛以竹至之裏既夕記
以緄約於弓裏以竹為之孔云謂檠弓體使正也荀子繁弱鉅黍
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也厥安也靜也安秩有序也徐
有叙之貌也

陳祥道云報強韜橐鞬皆弓衣也觀禮言包干戈以虎皮詩言

不被甲者以固其未
進戰之時也何此後
未知是否金按伐
為淺於雅說文有明
據世是如馬毛色
淺而不濃也
孔云夏官司共
五盾名辨其等以
行軍車注云五盾
十摺之屬其名未
盡備也言辨其等
則盾有八也袋十年
左傳說狄鹿弥
建大車之輪而蒙
之以甲以為摺是
大盾也以伐為中干
干伐皆盾之別名也
然詩中叙車馬多
言伐或淺伐收伐
皆一提或別有
義亦未可知也

虎報而報韜皆從革則古之弓衣以皮為之也
爾雅云金謂之鏤鄭云刻金飾也孔云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則
膺是胷也補傳云謂弓室之胷也言以虎皮為報而以金鏤飾
其胷也嚴粲云傳以膺為馬帶疏釋之為鏤胷之擊即鈎膺也
然米芑鈎膺筆革崧高鈎膺濯韓奕鈎膺鏤錫上下文皆言
車馬之飾則膺當為馬胷之帶此首言虎報繼言鏤膺下文又
言交報二弓竹閉混縻則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為彼鈎膺
也易按此是未詳是否
緄說文云織帶也
何楷云載之言則音之近也寢寐興起也寐興不忘记之切也

又云。厭通作壓。說文云。安也。厭。毛云。安靜也。即前章溫字意。良善也。秩。說文云。積也。秩。德音言有德之言不一而足也。九。說文豐氏本俱作各。塗。說文作沃。伐。釋文作戲。報。釋文作暢。閉。周禮注豐氏本俱作秘。儀禮注作秘。厭。列女傳作愔。何楷小引云。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自注云。出序。史記秦本紀云。莊公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為太子。莊公卒。襄公代立。二年。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按竹書紀。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意世父遇虜。即在是年。則此詩之所為作。蓋因秦師車甲之盛。戎虜非敵。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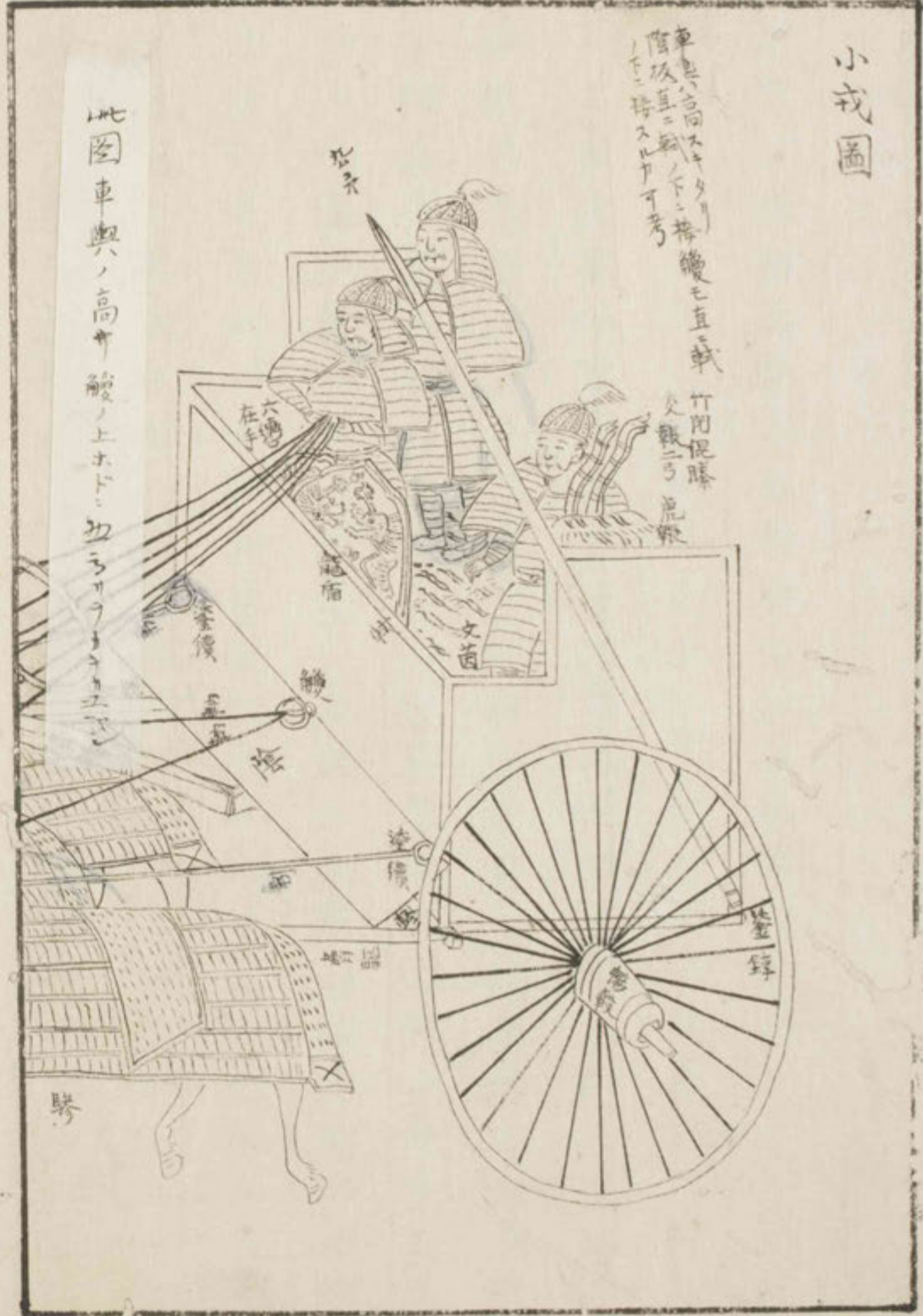
復歸世父耳。終襄公之世。惟兩伐戎。是役之後。至平王五年之役。則卒于師矣。據史記。稱襄公伐戎。至岐。卒。詩不應有在其板屋之語。固知是役為救世父也。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時世父被虜在戎地。故云。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邑。犬丘之邑也。方。將也。此溫然之世父。望其在邑。將以何為期乎。按世父有言曰。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已而遇虜。故詩人念其入邑之無期也。厭。良人。秩。德音。世父敵王所愴。是其忠。復祖父之仇。是其孝。世父秉心。惟以忠孝為歸。故美之曰。厭。良人。其所言者。一本於忠孝之言。故贊之曰。秩。德音。而茲不幸遇敵失利。至幽囚于板屋之中也。此今日之所以大舉而

往救也。又云子貢傳申培說皆謂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夫
襄公當幽王時尚為西垂之大夫。未為諸侯也。而所遣者亦大
夫耶。安知其非自將耶。序則謂襄公備兵甲以討西戎。方
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為。朱子本
此遂以為婦人之詩。不審深居閨閣者。安能知軍容之盛若此。
不過因篇內有良人字。遂意之耳。然黃鳥之詩亦稱良人。安
在其為婦人語耶。又按先秦之世。良人為君子。通稱呂氏紀序
意曰。秋甲子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注亦謂良人君子也。
易按史記秦紀云。襄公二年我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人
所虜。歲餘復歸。世父。又云。七年春。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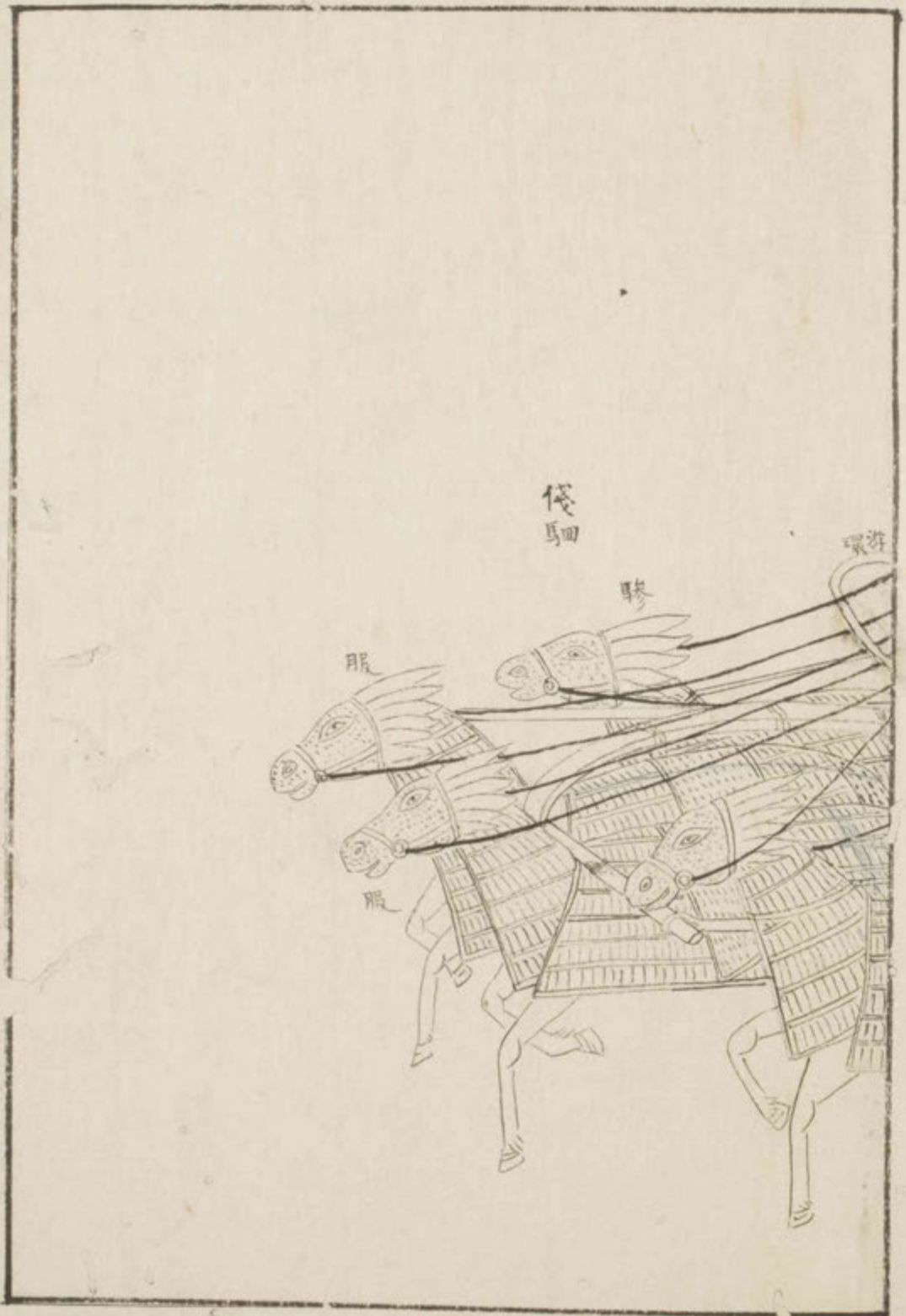
子為適。按通鑑前編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在幽王九年。而史記以其年為秦襄公七年。則襄公二年即幽
王之四年。可知如此。則竹書所謂幽王四年秦入伐西戎。正當
世父遇虜之年。何楷所謂是役為救世父。其說甚確。但何楷以
此詩為秦國人所作。恐未是。何則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方何為
期。胡然我念之。及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等之語。其情意切至。自
非至親。烏有此言哉。疑是世父家人所作。又按此詩為襄公所
作。亦似無害。然每章言念君子以下。絕似婦人口氣。故序說以
下皆以為婦人言而不改。故余疑以為世父家人。

小戎圖

車是方回大キタリ
階以直ニ輪ノ下ニ接
續モ直ニ載
竹閉便膝
父執ニウ 虎鞭



此圖車輿ノ高キ
輿ノ上ホド
切ラカク
カキ
カキ



倭駒

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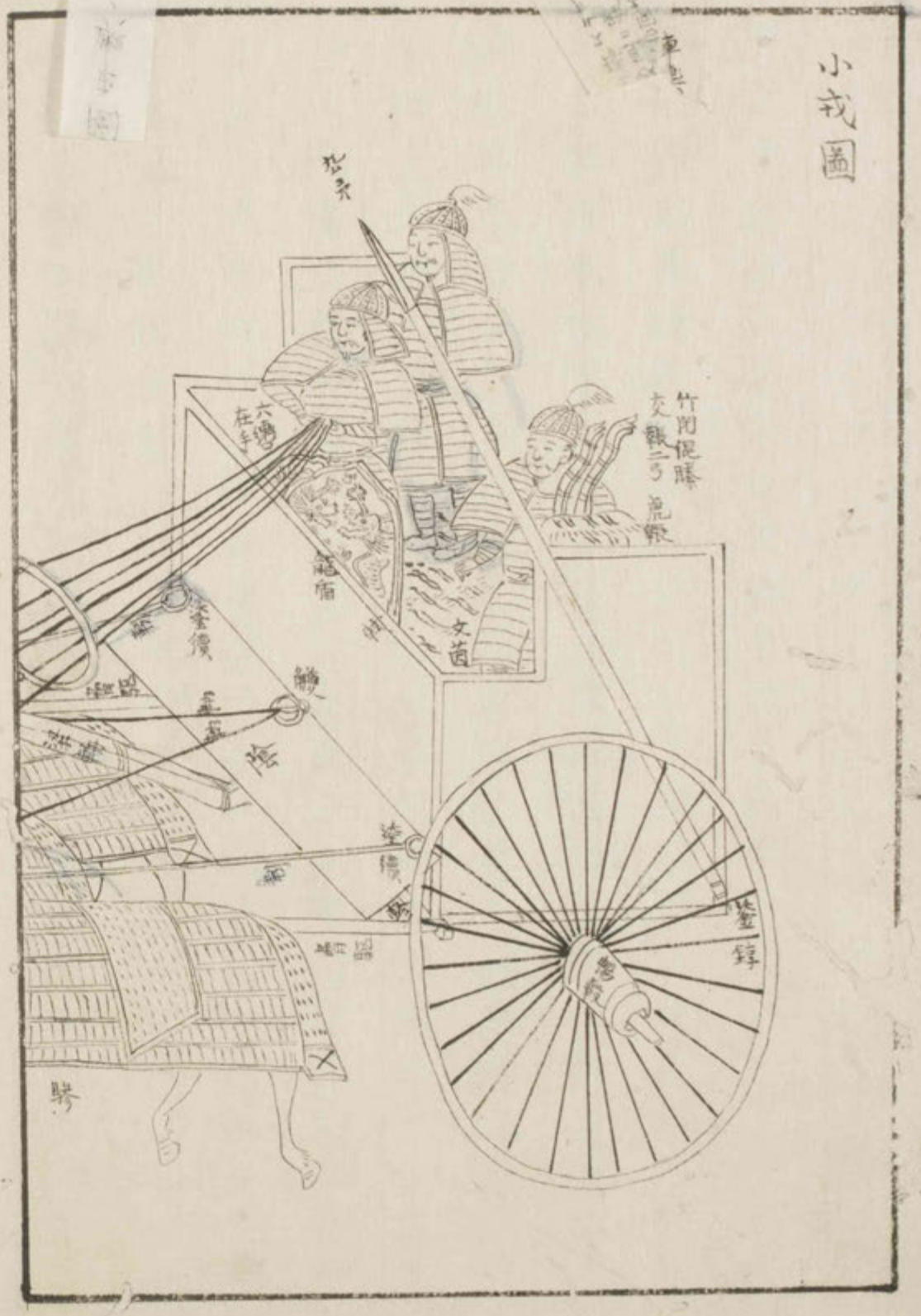
環遊

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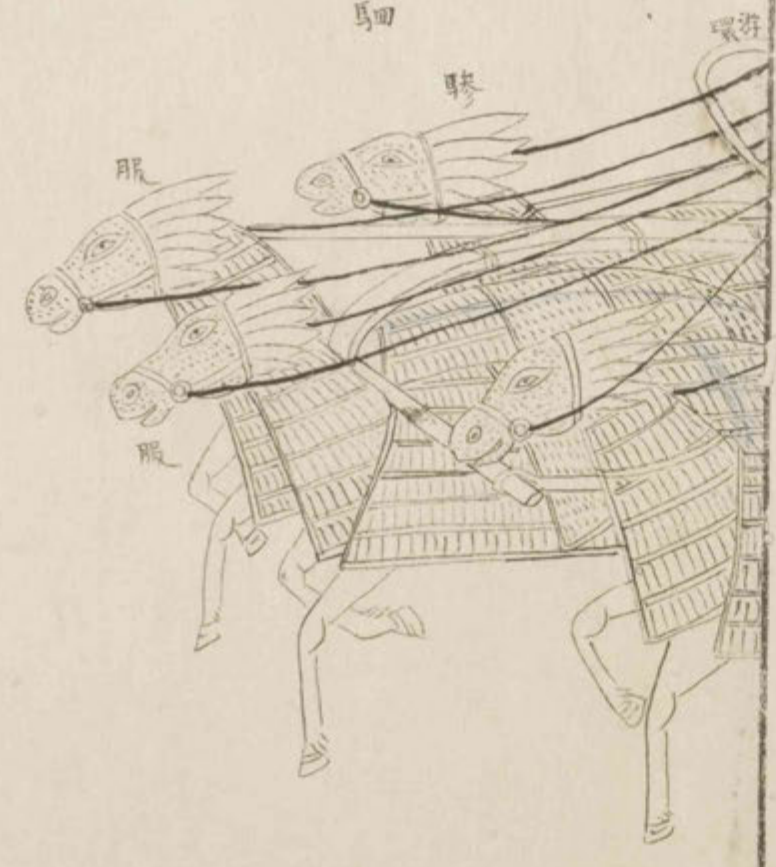
服

車馬圖
竹間棍
友載
二
流
鞭

小戎圖



倭駒



蕙葭

集傳兼似萑而細高數尺

郭璞又謂之葭

毛云葭葭葭葭

葭蘆也

毛秋水至

蘆河

莊子秋水篇

溯洄至上也

毛云逆流而上曰溯洄釋水同

曰

溯洄至下也

毛云順流

而涉曰溯洄而西曰溯洄

宛然坐見貌

鄭云宛坐見貌

何楷云爾雅云葭蕭葭蘆葭萑之末秀者即今之荻葭葭之末

秀者即今之蘆葭高數尺今人以為蘆葭因此為名也葭一名

葦至秋堅成謂之葦葦詩曰八月葦葦莊子曰欲惡之葦為性

葦葦葦葦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則明此幼曰葦葦長曰葦

葦矣又云葦荻也荻之初生曰莢一曰葦一曰蘆葦其末秀者

也按此則葦自小至大葦七名莢蘆蘆葦葦葦葦也葦自小至

大有四名葭華蘆華也二物共十一名覽者易混

孔云白露八月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度為霜

鄭云伊當作繫猶是也鑑湖詩說云所謂字有味正是意中

之人難向人說

增韻云山巖曰險水隔曰阻鑑湖詩在波濤洶湧上着

却敬云周道親尚賢平易忠厚黜詐力而卑武功自文武至

宣幽國于岐豐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王東遷秦據有其

地始以攻戰為事刑殺為威其民愁居懾慶思昔大和景象不

復可見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思何楷云文王都豐武王都

鎬豐依豐水鎬依鎬水故以在水一方言之愚按此說未知是

否書以侯再考又鑑湖詩說云此詩一秋思所幻當此秋容慘

淡之際忽幻而為伊人又忽幻而為蒹葭為白露為溯洄為溯

游種：情景皆從一思幻出如盧生枕中幻出無數人物也是

評書家言固屬無所考然頗似得詩人趣故附記于此子貢傳

申培說皆以為君子隱于川上秦人慕之思亦依詩辭言之耳

別無所考

溯爾雅作汭說文作汭豐氏本同下三溯如字洄豐本作回宛

釋文作苑

集傳淒：猶蒼也毛云萋猶晞乾也毛湄水草之交也釋水云

為眉說躋升也毛爾雅公羊言難至也鄭云言其難小渚曰坻

文同皆云陸也

毛云：坻，水渚也。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坻，小坻曰坻。

古注本：淒、作萋、注同。石經：豐氏本俱作萋。何楷云：淒通作萋。說文云：艸盛也。鳥按：當從之。

滙：豐氏本作麋。躋：釋文作濟。

集傳：采、至采也。刑說已止也。猶未止也。小渚曰坻。毛

鳥按：采、鮮明也。王粲槐賦：形禕、以暢條色。采、而鮮明是

也。毛云：采、猶萋、蓋萋、言其茂。采、言其鮮明。所指雖異

然俱言蒹葭之狀。則同。古人質畧，故直謂采、為猶萋也。朱子

言盛而可采也。非是。此篇采、通作采，與采、苾苾篇采、通作採

異。若以采、該為採取之義，采、衣服亦可為採之乎。

終南

集傳：終南山名。毛云：終南，周之條山。楸也。至車版。陸至止。至終

南之下也。鳥按：止，語辭。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渥漬也。鄭云：厚

文云：其君也。戎，至君也。鄭云：其君也。戎，儀貌。尊嚴也。

何楷云：終南山名，即中條山。嚴粲云：周都豐鎬，面對終南。平王

以岐西之地賜秦，岐西之地其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

該岐西北。

又云：按爾雅云：楸，山楸。又云：楸條，是則山楸名楸。條，自名楸。無

緣以楸為條也。然以條為楸，亦未足信。梅爾雅說文皆云：楸也。

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楸。按：梅、楸異木。楸木似豫章。陳文帝

終南

○丹說文云巴越之志也

嘗出柁木造戰艦。愚按桓但當作汶。與汝濱條枚同義。又云終南秦人。義文公也。始得岐周之地。國人矜而祝之。自注。按史記秦本紀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十二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以東。獻之周。以竹書攷之事。在平王十九年。襄公雖岐西之。賜于周。而未能有其地。至文公始大敗戎師而後取之。此詩以終南入詠。當在文公時。孔穎達云。本紀謂文公收周地。至岐。以東。獻之周。按終南之山在岐

巴越一字可考

東。非惟自岐以西也。

卮言云。世儒多咎周平王。不宜以岐周之地予秦。宜自取之。竊謂不然。夫犬戎之力足以弑幽王。取宗周。則亦非一二諸侯之所能制也。且召犬戎者申侯也。立平王者申侯也。平王能背申侯以令諸侯乎。申侯能率諸侯以攻犬戎乎。惟犬戎於秦為世讐。而其地相近。故不得不賜之岐西。而與之誓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是藉手于秦。以報其讐。而償利於秦。以動其心。地之與秦。猶愈于犬戎。平王此舉。未甚失也。愚按此說無關詩意。以其論可取。姑附記此。

條釋文作檉。梅豐氏本作某。裘豈本作求。丹韓詩作沔。云。藉也。

外傳作藉

集傳紀至角也未詳堂至平處同黻之至戾也郭璞云黻文繡

刺繡也韻會引詩詁將佩玉聲也與鏘通

何楷云紀通作此毛傳云基也謂山基也釋文崔靈思集注初

學記俱作此

又云爾雅云山如堂曰密郭璞以為形如堂堂者尸子謂松柏

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是也

又云按九章盡于黻故以黻該之黻衣繡裳猶云此有黻之衣

其繡之則在裳也以五采刺文謂之繡以黑青兩色繡為兩已

相背則名黻須兼此兩義始全衣之章用繪裳之章用繡故云

繡裳鳥按孔云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今按既云黻衣與繡裳對文思古有以黻為衣章者然別無所

考姑當從孔說

何楷云佩玉見非三命黜珩之舊玉藻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

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瑤玉是佩各不同也將通作璫

說文云玉聲也壽考不忘祝頌之辭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

不忘王命也鳥按顧慶麟云不忘只是無窮之意未如何是

將中論作鏘忘毛詩作此

鄒忠胤云周人方悲其離黍而秦人且侈其修梅代興之非於

是見矣

黃鳥

集傳與也交之至

之貌

邦柔扈菱云交猶

佼飛而往來貌

從穆公從死也

公使臣

從死孔云從

子車氏奄息名毛穴壙也

塚壙中也

喘

懼貌

毛云

慄懼

釋詁戰慄懼也

殲盡

毛釋

良善

毛贖買也

事見春秋傳

文公六年

曹氏云黃鳥聲音顏色之美人所愛悅猶三良為人之所愛也

禹按言棘者以叶韻已非有意義

應劭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

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匡衡謂秦穆貴信而士多

從死即其事也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

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

黃鳥

黃鳥

黃鳥

黃鳥

黃鳥

黃鳥

黃鳥

黃鳥之詩

為按特又有匹義。鄘風柏舟篇實維我特。毛云特匹也。若此則

與鄭以防禦為當意相。然今不取鄭議。特亦當從朱子為正。

何楷云。殲齊人殲于遂之殲。通三子言之。故下二章皆同文。

集傳防至夫也。鄭云猶當也下文同說見後

仲行鄭云字也。何楷云名也。為以上下章例之。似當為名。然詩

必叶韻。故此子獨言字。以便韻。未可知也。

何楷云。防說文云。隈也。禮記疏云。防以畜水。亦以障水。蓋言其

行有防表。為百夫之閑制。如水之有隈防也。

仲左傳注作中。

二平。又記作與。據曲。五。先。本。作。據。後。同。

集傳禦猶當也。毛云禦當也。刪說見後。

何楷云。禦猶敵也。言其才德出眾。雖一人足以敵百夫。為按禦

禦侮多禦言足防禦百夫。

集傳愚按至無罪。為按殺身從死。猶今觀至歸矣。其所自作也。不得免罪。其論甚。

難以此論之。

太宰純云。晦菴引春秋傳而論殉葬之非。編之史論則可。於注

詩乎。何關。

春秋傳左文六年

晨風

集傳興也

毛說文疾飛貌

云鸛飛貌鸛

晨風鸛也

毛釋

鬱鬱茂盛貌

毛云積也孔云林木積聚之貌說文云木叢生者

欽憂而不忘之貌

毛云思望之心

此興廢廢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廢廢之歌見風俗通百里奚故妻所作刪說見後

陸璣云鸛似鸛青黃色燕領鈎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

鳩鴿燕雀食之

何楷云北林一名

又云欽說文云欠貌悚慄不安之狀見于欠伸故其字从欠

又云朱子引廢廢謂秦俗固爾鄙誕殊甚

歌釋文作鳩晨說文作鸛鬱周禮注作宛實豐氏本作寔後同

集傳駁梓榆也。至如駁陸璣云駁馬梓榆也下同

苞爾雅云稹也。孫炎云木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

爾雅云櫟其實棗。邢昺云櫟似栲之木也。棗盛實之房也。陸璣

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檉之屬也。其子房

生為棗。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也。璣以為

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詳璣所言。則此所謂櫟

即唐風鶉羽篇所謂相。其有以木蓼名櫟者。非此詩之櫟也。

陸璣云駁馬梓榆也。羅云此木兼駁馬之名。又曰馬梓。今之檀

木皮正青而澤。與莢迷及此木相似。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莢

迷莢迷尚可得駁馬。

何楷云蘇子云言六未詳。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愚按崔豹

古今注以六駁為名。云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癰。意即所云

犖駁也。以音同故通。犖為六耳。愚按以樹槩例之。則六駁恐非

木名。六或當木之誤。猶木李木桃之例。

六駁。豐本作梓。泉苞爾雅注作枹。

集傳棗唐棗毛別棗赤羅也釋木。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鄴如醉至

甚矣為按亦換韻耳不必甚於上章刪。

何楷云棗常棗也。陸璣云白棗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今

官園種之。又有赤棗樹亦似白棗。云安爾雅云唐棗。移於棗

棗是棗之名。惟常棗得專之。毛傳以為唐棗非是。

爾雅撻羅陸佃云其文細密如羅又有有羅皆文木然而赤羅為上

魚衣

集傳袍襦也毛釋言戈長六尺六寸毛考工記矛長二丈毛考工記

盧蘇氏曰至王焉為按此詩非或曰至放此為按毛云

何楷云于爾雅云曰也李氏云按左傳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

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

曰與此正同

又云循通作修理也

又云戈說文云平頭戟也徐鍇云謂戟小夫上向則為戟平之

則為戈鄭玄云今之句子戟也孔云鈎子戟如戟而橫安刃似

頭不向上為鈎也

△高防按毛云仇正也
孔云百姓皆自相
征伐又鄭云怨而
征之其說與毛同
然春秋合與毛同
然則惟不同於此
與毛以毛為正也
與毛相呼應

周禮考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柲說文櫓也徐云櫓即
矛戟柄亦謂之廬又廬人云酋矛常有四尺注八尺曰尋倍尋
曰常、有四尺是二丈也孔云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三
長二丈四尺矣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
言與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

孔云玉藻云纁為繭繇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温謂今纁
乃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為繭雜用舊絮名為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

故云袍繭也作襲
仇吳越春秋作襲

集傳澤裏衣也至謂之澤鄭云禪裏戰車戰也長丈六尺鄭云戰車

澤陸德明云說文作禪云袴也孔云禪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襲
衣袍禪也

何楷云戰說文云有枝兵也本作鞬从戈从幹者幹者枝也今
文者作戰鄭云今之三鋒戰也考工記云戰廣寸有半寸內三
之胡四之援五之又云車戰常謂之車戰者以其建于車上其
制長丈六尺晁錯云兩陣相近平地茂艸可前可後此長戰之
地也

作說文云起也

集傳行往也毛

周禮注云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

鄭引農云車之五兵戈及戟盾矛夷矛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

偕漢書注作皆

何楷小引云無衣復王仇也周宣王以兵七千命秦莊公伐西戎周從征之士賦此自注據金履祥通鑑前編以此詩屬之莊公今從之按史記周厲王無道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即位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後仲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宣王乃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岳大夫莊公居

其故西犬丘又云此詩諄以王于興師為言則固周人待也考史記稱宣王以兵七千與秦莊公使伐西戎正與王于興師之言合故仁山金氏編次此詩屬之莊公不為無見也又按竹書西戎殺秦仲事在宣王六年為按此說未知是否錄以備考集傳招八州而朝同列

賈誼過秦論文招音翹舉也九州秦居一州餘八州也

渭陽

集傳舅氏至作此詩

序云康公念女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

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朱子取

之序又云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朱子取

不取渭水名至地也鄭路車諸侯之車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

姓華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皆何楷云秦太子瑩之舅晉公子重耳自秦返國為諸侯瑩思母

穆姬之思而送其舅氏也瑩秦穆公子後為秦康公按劉向列

女傳云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

重耳入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瑩思母之思而送舅氏

也作詩曰我送舅氏君子曰慈母生孝子

爾雅說文皆云母之昆弟曰舅孔穎達云謂舅為氏者以舅之

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為舅氏
孔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
贈說文云玩好相送也

孝池新三

藉秦穆之力太子營贈以諸侯之儀所以
百也豈徒曰資其行而已哉

何以贈之鑑湖詩說云一腔離情所寄故難其物

集傳或曰穆姬至思耳

耳按列向列女傳云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劉必有所傳焉可謂不可考也

悠說文云憂也爾雅云思也郭璞云感思也

嚴粲云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

瓊瑰石而次玉

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

五代齊楊悖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悟便踰泣子

恭亦對之歎歎豈亦以思母之故與

何楷云瓊說文云赤玉也瑰孔云美石之名佩玉之制惟天子

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以瓊瑰之玉佩為贈所以象其德

也

何楷云詩序云即位思而作是詩孔以為康公即位非也按左

傳重耳卒後七年康始即位

集傳王氏曰至厚也

耳按當刪

爾雅說文皆云母之昆弟曰舅。孔穎達云：謂舅為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為舅氏。

孔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

贈說文云：玩好相送也。

何楷云：重耳君晉，實藉秦穆之力。太子瑩贈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豈徒曰資其行而已哉。

何以贈之。鑑湖詩說云：一腔離情所寄，故難其物。

集傳或曰：穆姬，至思耳。耳入秦，劉必有所傳，未可謂不可考也。

悠，說文云：憂也。爾雅云：思也。郭璞云：感思也。

嚴粲云：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

瓊瑰石而次玉

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

五代齊楊悖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悟，便踟泣。

恭亦對之歎，豈亦以思母之故與。

何楷云：瓊，說文云：赤玉也。瑰，孔云：美石之名。佩玉之制，惟天子

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以瓊瑰之玉佩為贈，所以象其德

也。

何楷云：詩序云：即位思而作是詩。孔以為康公即位，非也。按左

傳：重耳卒，後七年康始即位。

集傳：王氏曰：至厚也。舊按當刪

權輿

集傳夏大也

毛釋

渠：深廣貌

何所據

承繼也

毛權輿始也

毛釋

供億

杜預云供給億安也

夏屋王肅以為大屋楊雄方言云自闕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

何楷云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亦云夏屋渠楚詞大招篇云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皆以室言也鄭云屋具也夏屋謂設食大

具也今考爾雅訓具者乃握字非屋字以大具解屋于說數矣

為我渠小補韻會深廣貌毛詩夏屋渠又六也字典云也訂

史記司相如傳誅其渠帥蓋渠有大義故亦為深廣之義與

○渠文選注
遠三前雅承
權與上有桐字

大戴禮云孟春冰泮百草權輿淮南子云東風而酒沉溢造化
權輿逸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虛舍於十月二
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二字古人蓋恒用之嚴粲云
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未知是否

集傳簋瓦器容斗二升孔據考工記方曰簠圓曰簋孔引地官

簋盛黍稷孔據秋官四簋禮食之盛也刪說

孔云考工記云旒人為簋其實一殼豆實三而成殼昭三年左

傳云四升為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注巽為木

：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為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

簋秋官掌客注云簋稻梁器也簋黍稷器也何楷云考工記云

旒人為簋實一殼崇尺厚半寸注褶旒博埴之工作瓦器者簋
制說各不一周禮舍人注以為圓器孝經注說文皆以為方器

陸元朗云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簠孝經鈎命決云簋簠

上圓下方未詳孰是

孔云公食大夫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黍稷六簋此唯四

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為按據是則朱子云四簋禮食之盛

也非是禮當作燕

集傳楚元王名交高祖王戊元王子鉗漢高帝紀注

同文弟以鐵束頸也

詩疑卷之七終

110X
584
11
5